

你与我夜饮

聊起

爱在第三杯与第七杯之间的样子

那些刀锋与丝绒

眼底的雪意

或涟漪

晚风枕酒

七堇年
著

Tango
of
Malt

Tango
of
Malt

晚
风
枕
酒

七
堇
年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风枕酒 / 七堇年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7

ISBN 978-7-5057-4742-5

I. ①晚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07214号

书名 晚风枕酒
作者 七堇年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嘉业印刷(天津)有限公司
规格 635×965毫米 32开
10.5印张 266千字
版次 2019年7月第1版
印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4742-5
定价 48.0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78009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目录

— Contents

第四章 火夏

/ 154 /

第五章 刀锋与丝绒

/ 209 /

第六章 你是我心底的青苔

/ 247 /

尾声 后记

/ 327 /

/ 328 /

序幕

/001/

第一章 爱在第三杯与第七杯之间

/012/

第二章 风眠湖

/054/

第三章 查尔斯河的月亮

/078/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www.dangbo.com

序 幕

1

故事的结局是，你们渐渐遗忘了它的开始。通过遗忘达到某种取舍，如火山灰下，爱的庞贝，凝固在最后的瞬间。

沙夏发现他不再那么频繁而剧烈地梦见你了。如果平时足够忙，足够浑浑噩噩，很可能一整天都不会想起你来。不像刚到“这里”的时候。

刚到“这里”那会儿，一切都叫他想起你——院子里的青苔、石阶、芭蕉和竹影，属于那个墨绿色的夜晚；而峻峭的远山、柔顺的湖泊、朗月、疏星……则像家庭教师每天到访，向他重点复习你的存在。

好在爱如四季，一切都将化为雾霭而后消散。时间的腐败在于，喜欢背后做手脚，让每个人从目如刀锋，变为心有丝绒。

“许多事儿，不是想明白之后才能无所谓，而是无所谓之后，才能想明白。”

颜斯林这样讲是没错，但有时候，在想明白之前，他已经迷迷糊糊

想不起来了——比如那次和你大吵一架，他气得摔门而出，咚咚咚冲下楼，发疯似的快跑了几十圈，最后蹲在狗屎味浓重的灌木丛边呕吐。

但那次是为什么？他全不记得了。

那些刀锋一样明晃晃的瞬间，钝了，锈了，被丢在柜子后面。他只选择性地记得一些丝绒般的时刻，你们美妙的日子中像山与湖，互为倒影的时刻。

2

从水下仰望：晨光荡漾着，纷纷断裂。

沙夏喜欢每天晨起，到湖中游泳的感觉。自然界的物理现象是浪漫的，比如清晨，湖面总是铺着一层薄雾。他扎入水中，感觉自己健康、整齐、锐利，像一艘首次下水的潜艇，对未来充满掌控感……的幻觉。不止一次，在波光荡漾中，他意识到你说得没错，“别活得像根发条，沙夏。别每天拧紧自己。你都离开了纽约、上海，来了这儿，你还是像根发条，不停地拧自己”。

刚来“这里”的时候，大不溜和小不溜都不敢下水。沙夏一游泳，它俩就焦躁不安地在岸边徘徊，狂吠不止，每每忍不住往水里探，刚湿了四条腿就赶紧逃回岸上。直到半年后的一天，大不溜偷吃了树树做的醪糟，醉到发起酒疯来，跑着跑着一脚跌进湖里，一米，两米，三米，不知不觉用狗刨式游出了好远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变成沙夏的泳伴。

沙夏常常故意潜在水中，听它们在岸上的叫声，感到安心。入秋后，最开始他在湖中只能待十分钟，后来是十五分钟，现在可以游半小

时。这个细节时常提醒他，时间消逝的速度有多快。

近水岸边，木质平台，四角立起四柱，搭成正方体框架，挂着白色纱麻幔帐。它时而胀鼓如帆，时而瘪向一侧，展现着风的形状。这座茶寮曾经是为你搭建的，虽然他清楚你可能再也不会来了。现在它成了游泳跳台，是个不错的用途，否则它会无时无刻不提醒沙夏，你曾经站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夕阳里，说：“这儿要是有个近水平台就好了……茶寮什么的，白帐子的那种……”

他一直记着，你的头发完全被晚霞染色，是金黄的。那天已经变得很遥远。

晴朗的下午，阳光被窗棂切割成块，成片成片地搁置在客栈的门廊上，如几张金箔。如果在光线强烈的时候登上山，飞几趟滑翔伞，会看到风平浪静的湖面呈现出一层皮革般的细细纹路。在强光下，青山会变成浅蓝色。

傍晚，凉快下来后，沙夏给院子里的豆梨、金银花和光蜡树浇水。日头像个坏掉的玩具车轮，一不留神就从山坡上滚下来。夕阳是满地锈色，是时空交错的熔点。浇完水，只要稍稍蹲低，就能看到露珠在星星点点地燃烧着，每一滴都饱含晚霞。

树冠上缀满了窸窣窣的声音，意味着晚风总是在这个时候，不请自来。

3

风起，云裂开，满月如一枚钻石，被完整地剥露出来。

山崖上亮如白昼。风眠湖就在一箭之远，湖面如一匹墨色的丝绸，谦逊地铺在山脚下。月光在湖中央剖出一道长长的光痕，如一柄静置的银剑。

风如约而至，如此柔韧、绵缓，还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塞壬¹之邀。他听到天空在召唤他回家。

他起伞，冲向崖边。伞衣恰正，南风二十里，天时地利、完美无缺。当脚尖离开悬崖，风一把托住他，力道这样诚恳，那种可靠与温柔，几乎叫他感到泪意。这个世界上能像这样托住自己的，毕竟不多。沙夏感觉自己完全融化在月华之中了，化成一弯伞弧下面缀着的那个小黑点，像夜色中的蒲公英，就这样飘向星海。

你走后的很多个夜晚，他就是这样度过的，戴上耳机，放一首当下喜欢的歌，起伞，去夜空滑翔。莫兰迪色系的大地，灯光缀成金线，勾勒出一幅安宁的人间美景。这是多么静好的世界，仿佛是七十亿人都不存在的星球。这个星球只有他一个人活着，此时此刻，活在空中，活在风里。

他对这一片地貌过分熟悉，几乎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哪里适合降落。虽然他一飞起来，就根本不想降落。截至2010年，滑翔伞的世界纪录，是随风飘了五百公里。沙夏不觉得那个距离不可思议，只要是个好风天，盘住了气流，他也是个在空中乐不知返的顽童，俯仰，摆荡；当天地近墨，耳机里的歌单列表刚好听完一轮，沙夏用一个漂亮的“大耳朵²”，回到地面。

1 塞壬来自古老的希腊神话传说，在神话中的她被塑造成一名人面鸟身的海妖，飞翔在大海上，拥有天籁般的歌喉，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。

2 大耳朵是滑翔伞中一种快速消高、下降的方法。

地面的世界上有你。那总是他降落的理由。

“酿酒师 / 滑翔伞教练 / 诗人 / ……”回大陆第一年，沙夏在生日那天，突然想要更新自己的微博介绍。光标在斜杠后面闪烁着，他犹豫起来。这是个一不小心就要被指责“矫情”的时代，人人都把“有趣”或“接地气儿”挂在嘴边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解构什么。

他想了想，换了一种风格。

泡沫侠 / 逗伞王 / 句子匠

到此为止。这是一个标准的“斜杠青年”因不规则而亮眼的人生履历。斜杠之后还可以写专业 / 职业（换了别人肯定会放在最前面），但他不；就像 Veggieg 根本不需要加“V”，因为她已经是王菲——这样类比一定不恰当，但多少有这样的意思。

沙夏不愿意和别人谈起他的专业和职业，尽管这写东西是网上多数人关注他的原因。这种近乎傲慢的低调，令沙夏活得像个孤本。他的头像是张棱角分明的侧脸，黝黑、俊朗，但仅仅是侧脸。这多少能说明一些事情。

有一小众网友结结实实地喜欢他，微博五十万粉丝，豆瓣十万粉丝，他们希望沙夏一直保持孤本的“小众”——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“区别心”。

矛盾的是，他明明心底觉得，从小到大自己最不需要的就是“仰望”，但真的要是一夜间那几十万仰望都变成零，自己一定会失落的。

一定。

湖叫风眠湖，山叫无极山，宅子叫无名堂。

你第一次带沙夏来这里的时候，就给他介绍：“不是地图上的地名，是老杨自己这么叫的，你懂的……为了献给二位大神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赵无极、林风眠啊。”

“噢噢噢……”沙夏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想着一会儿去 google¹ 一下。赵无极他是知道的，但他还没听说过林风眠，本来隔行如隔山，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可是在沙夏这里，就是问不出口。

“我们快到了，看见没？山坡上那栋房子。”你说。

沙夏抬头望去：几乎在山顶处，幽幽林间，一撇一捺，浓墨写的“人”字形屋顶，冒出一头来，不细看，容易错过。环视方圆十里，也就三四个这样的屋顶。

老杨是艺术家，是你父亲的“师傅”。从幼年起，你就经常被父亲带着跟老杨一起作画、看展，更多的时候是喝酒、清谈，有十足的魏晋风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老杨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也看着老杨渐渐在圈内坐稳，从三年卖不出一幅画，到现在卖一幅画管饱三十年。

老杨个性不算玲珑，年轻时棱角显露，多少会戳着别人；加上他厌恶圈内的乌烟瘴气，所以十年前，携一家人离开北京，来了“这里”。来的路上，沙夏牢记这些“前情提要”，越走近宅子，越有些紧张。

到了。

1 一款搜索引擎，此处译为搜索。

一进门，一个人赫然立在眼前：光头，高个儿，呢子帽，一身灰白马褂，戴着复古金边滚圆墨镜，挺潮。老杨左手一支烟斗，右手一只茶盘，一脚踢开自家门，“进来进来进来”，嗓门儿亮堂。风一灌而入，掀动老杨的马褂下摆。沙夏还在点头致意，老杨却已经转身了，手一挥：“甭换什么鞋了，一楼就是菜市场，都进来！”

宅子是老杨和小苏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。取个名字叫无名堂，卖个双关，听起来没什么花样，其实不然：坐山望湖，风摇万木，绿意盈窗。正逢一个大晴天，整栋房子仿佛是飘浮在晴光里，像一艘古船。沙夏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工作那几年满世界飞，华室豪宅也见得多，但这么阔朗、大气、亲切，由一家人自己亲手建造的居所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

宅子有三层：一楼是通通透透的开放厨房，公用的客厅，食堂，大门在白天永远打开，老杨经常请当地的老人、孩子来这里做手工、作画，作品交给画廊代理，卖了补贴当地人家用；二楼是老杨的个人画室以及大小三间卧室；三楼则是两个阁楼卧室，是女儿杨树树住的，但现在，树树正在谋划搬到山下的镇上去。

一来是来山上习画的乡亲越来越多，房子有时候不够用；二来是她在造一艘船，想住在湖边。她说她给自己十八岁的成人礼，就是坐着自己造的驳船，漂到风眠湖对岸去，种一片银杏树。

整栋宅子没有一幅画，砖瓦木头有板有眼。老杨点起烟斗，喷出一口蓝雾，说：“画在我心里，挂在别人的墙上”。趁着上洗手间的工夫，沙夏赶紧掏出手机谷歌了一下“林风眠”，快速浏览，OK，有了点儿底。他为自己这种毫无必要的紧张感到困惑。以前出差做尽职调查，国际航班起飞之前还对锂电池回收产业一无所知，下飞机的时候就摸懂了

七七八八，什么行业他都去了解过，什么场合都没怯过。

但为什么，在你身边他频频紧张？这毛病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。

5

混熟了，老杨拿出三十年前的影集，一张一张给沙夏介绍，这儿是哪儿哪儿，那儿又是啥啥啥。沙夏很喜欢其中一张照片：老杨交叉双手站在金门大桥上，年轻得不可思议，瘦长得仿佛不含一丝脂肪的身体，真正的麦色皮肤，鼻梁和两腮棱角角有阴影……像耿乐，帅得没天没地的，有着一双让人无法逃脱的眼神。还有更早的照片，在国内拍的，小小一张，边缘带着锯齿的那种，他穿着汗衫在田埂上随便一蹲，像一只小鹰，跟身旁那些贼眉鼠眼的同类区别开来。这还不仅仅是因为瘦，在过去，至少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那时代，形容一个人帅，说的是“人长得精神”。是的，一个人的精神是多么奇妙的东西。时间剥皮刮肉，把额头揉成皱纸，也无法改变那种精神。

现在的老杨比照片里胖多了，轮廓圆润了，下巴有岁月的弧度。说起精彩事儿，他眉飞色舞，还有少年气，没有那种“你们年轻人哪……还不懂……”的口气。平常日子，他从不把艺术挂在嘴边，真要被问到了，口头禅经常是“这个啊……怎么说呢……”“那个啊……我看看啊”，很中庸的样子。要说基因缺陷，他也有谢顶，索性早早就剃了平头，平时戴帽子。衣服裤子没几件，倒是有一柜子的马褂和帽子，日式农夫帽、草帽、牛仔帽、贝雷帽、鸭舌帽、绅士帽……堪比女人的鞋柜。

只有对女儿，老杨的脾气才软成棉花糖一样，乐呵呵地说：“以前啊，树树的怪癖就是特别喜欢逆着发根，摸我的板寸，就像这样……哈

哈，老说刺刺痒痒的感觉特别爽，小时候教她《诗经》，背一篇要伸出脑袋让她摸五分钟，不摸就不背，嗨……”

树树从小跟父母来到这里，上学就在家里，老杨亲自教。十二岁始习《左传》，临米芾，擅木工，厨艺有绝活儿，中西餐都会。沙夏去的那天，闻到厨房里飘香，一看，树树正在用面粉加胡萝卜碎、南瓜碎、脱脂牛奶，混入炖软了的鸡骨杂汤，搅匀；放进冰箱里醒一会儿，发好，搓成小球，放进预热的烤箱。

沙夏说想尝，树树大笑起来：“这是大不溜跟小不溜的零食！你要跟它们抢吗？”

在一旁的老杨听到了，也跟着哈哈大笑。沙夏窘得脸红耳赤。

“咱们中午吃树树做的咖啡慢炖牛尾，”老杨说着，不经意带出一条尾巴，“小苏最喜欢这道菜了。”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说起小苏，脸上还带笑，羞涩地攥着抹布，擦擦手。

沙夏猜，他和小苏依然关系很好，虽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夫妻。

6

沙夏相信，生活与人的最大矛盾在于：生活大部分是马尔可夫链¹；而人，大部分是所有过去的集合。

1 马尔可夫链的要义在于，在具有马尔可夫性质（一种“无记忆”性质）的离散事件随机过程中，下一状态的概率分布只能由当前状态决定，在时间序列中，与它前面的事件无关。用“青蛙跳荷叶”来比喻，即（假设无记忆的）青蛙下一秒要跳向哪片荷叶，只跟这一秒站在哪片荷叶上有关，跟之前所有站过的荷叶都无关。

多么清晰的道理——若想赢得未来，你得无视过去。

沉没成本没有意义，没错。那么沉没记忆呢？如果一个人不借助过去，他如何定义自己呢？比如两个人分开了，怎么回归朋友关系呢？你走以后，沙夏还问过老杨这个问题，在一个真的喝多了的夜晚。

“这个啊……怎么说呢……”老杨温温吞吞，“有首诗，算是我最喜欢的，蒙塔莱的《也许有一天清晨》，读过吗？”

沙夏摇头。

“手机打开，搜得到吧。”

也许有一天清晨

走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

我会转身看见一个奇迹发生

……

老杨啜了一口茶：“跟小苏离婚后，我经常幻想这样一个场景：也许有一天清晨，小苏回来了。她敲门，站在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年的门口，说，‘我回来了’。可能还有邻居买菜路过，公交车叹息一声开走，或者送牛奶的工人搬走一箱空瓶子，叮叮当当的。”

当那个幻想发生，他该做什么呢？愣住？拥抱？推开？以泪相吻？还是咒骂起来？他没有答案，好在幻想也不会发生。幻想之所以叫作幻想，就是因为它极大概率地不会发生。

“刚离婚的时候，想过泼硫酸，做梦都在跟她吵架，”老杨说到这儿，脸上竟是笑呵呵的，“当然最后什么都没干，就这么渐渐塌陷在一

个幻想里：也许有一天清晨，她回来了……多美妙啊，人都在，还是没变，一切都回来了。”

老杨坦承，幻想迫使他“时刻准备着”，以此撑过了许多难受的……“走在山上，连风都恨我的日子”。

时刻准备着。也许有一天清晨，她再次出现的时候，看到自己没有邈邈，没有变老，没有失掉神采；还是那么精精神神，漂亮得让人眼前一亮，想，“难怪啊，不愧是我所爱。”

——才对。

如同在静悄悄的美术馆，拐过一面墨绿色的墙，突然直面一幅伦勃朗……那样心动。

1

那是个雪天，风冷得像刀片。

十二月的北京。七百人 的大棚里，竖条的巨幅广告，从天拉到地；到处都是啤酒，人头攒动如同最新鲜的泡沫。入场口，人们还在络绎不绝地涌入，保安的对讲机里不断发出“饱和了饱和了，过会儿再放人”的指令。盲饮大赛还未开始，国内几个精酿大咖一上台，全场一阵尖叫：鹅岛、波特兰，还有挪威的几个吉卜赛式酿酒师也来了。沙夏怀疑全国玩儿精酿的人全都来了。所有不规则的人们，从四面八方冒出来：有的是芯片设计师，有的是广告人，有的是餐饮老板，有的是放射科医生——他们摘下规则的面具，露出自由本色，把精酿、潮牌、DJ¹、复古风 Disco 的标签贴上眉眼。

主席台设在大棚中央，像一座浮岛。主次已经不分了，每个嘉宾都

1 广播电台音乐主持人。